898
209

經義考

春秋

論語

三十五、三十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巻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226
合24
7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日錄類	三〇函	二六架	二七號	四八冊

三十五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府書籍館 LIBRARY OF TOKIOFU

經義考卷二百六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九

張氏銓春秋補傳

十二卷

存

陸元輔曰公字見平沁水人萬歷甲辰進士巡按遼東死於難謚忠烈

李遜之曰張忠烈公方任江西巡按時先忠毅公應昇爲南康司李在官著春秋補傳先公爲之校正及按遼東及於難幸書猶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錢氏時俊春秋胡傳翼

三十卷

存

錢謙益序曰余姪水部用章氏輯春秋胡傳翼成不佞讀而歎曰嗟乎經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春秋者也他經以經爲經而春秋以傳爲經他經之傳傳經爲傳而春秋則人自爲傳自漢洎元未有底也明興乃始布侯於文定海內靡然從之無敢操戈者於左氏則核者誣之於二氏則誣者核之此則胡之失也仲尼之所削者不可見矣其所筆者具在據事直書內不敢易史書外不敢革赴告而一字褒貶口銜天憲亦可以令吳楚之僭王者乎此又胡之失也元年之元也鼎銘先之矣五等諸侯之稱公也饋禮先之矣由此推之凡所謂一字一句傳義比例者非棄灰之

898
209

矣由此推之凡所謂一字一句傳義比例者非棄灰之刑則畫蛇之足也此又胡之失也昔之春秋以三傳爲經今之春秋以胡氏一家言爲經雖然胡氏之書大義備焉況功令在是童而習之用以郭衆說斷國論不猶賢於說鈴書肆乎哉用章之爲是編也豈惟胡氏功臣抑亦導明經者之先路也近世趙恒先生著錄疑以續塞耳三年而發之聾矣余少不自量欲網羅百家推明孔氏筆削之旨未三載而以懶廢令余得深湛如用章豈遂遜古人哉姑書之以志余愧而已

陸元輔曰仍峰錢氏常熟人萬歷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終湖廣按察副使

賀氏仲軾春秋歸義

三十二卷　總序雜說一卷

存

春秋便考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文武之法也修其法以明文武之道以其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弒殺奔逃者以綱紀天下之君公卿大夫士以治天下之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道得而人心斯正人心正而天子始尊天子尊而君公卿大夫士乃各得其所然後斯民始可得而理也故曰春秋聖人之所以治亂世也以心法爲刑書也不然亂臣賊子豈刀鋸可以懾服詞令可以告戒乃經成而知懼者何邪吾以此知春秋之聖功神化不專在片言隻字之未改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貶辱於斧鉞一字之義未明而執之太嚴求之太深遂使義例曲生遷就牽合引證辨難聖經爲之猥碎則直以斷爛朝報棄之無惑也故經之敝也是創例說經者之罪也及其例之不可槩施則又爲正例變例之說曰正例非聖人不能修變例非聖人不能裁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詞以聖人經世之深心必欲引繩於諸家之例解使例而可以盡春秋也例至今在也倣例擬經人人可爲春秋矣夫史臣之法莫嚴於董狐南史氏其所以書趙盾崔杼弒其君者何嘗有一字減於春秋曾不能懼二賊臣於覿面春秋所以書趙盾崔杼弒其君者亦何嘗有一字加於二史顧

以隔世之追書乃能令二賊臣胥寒於旣朽耶蓋聖人所以正人心以正萬世者不在修詞之末亦明矣吾故云春秋原無例而後人專以例論春秋失春秋之遠也故春秋有裁斷而無比附有是非而無命討有功罪而無賞罰有時書爵書字而不必皆無罪有時書名書人而不必皆有罪臨之以天子之尊質之以文武之法事如其事而止人如其人而止事如其事人如其人而義行於其間矣義顯而功罪分功罪分而是非定辭達而已何者是例何者是書法凡言例言書法於是乎有進退諸侯大夫之說於是乎有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說於是乎有素王素臣之說於是乎有以天自處之說置聖人於壞法亂紀而莫敢矯其非嗟乎天子之刑賞可要強侯之生殺可擅權臣之威命可移士庶之耳目可欺惟聖人之是非不可僞故亂臣賊子所不屑得之於天子與夫君卿大夫士庶者而獨不能乞之於泗水匹夫之筆此春秋之所以重也每伏而讀之疑夫傳之所說經意而例更甚斷以爲聖人之所以爲經決不在此乃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酌以已意名之曰春秋歸義歸義云者歸於尊王之義而已是書也始於萬歷戊午成於崇禎甲戌於五人感其義皆同死

黃虞稷曰仲軾字景瞻獲嘉人萬歷庚戌進士爲武德兵備副使家居聞甲申寇難衣冠北向題字几上自經死妻妾五人感其義皆同死

春秋提要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舊有提要然事不盡載稽考無當焉今特總經文而悉志之詳事情之同異味聖經之折衷可得其梗槩則執一事而不會其全守單辭而不窺其異將自知其不可通矣但分類太繁近於瑣屑殊非聖經本意今第求其易考耳非分門立例之說也改削數易迄半年乃始就緒而猶有未盡合者焉姑存其大凡可也

朱氏國盛　拜山齋春秋手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朱國盛字雲來華亭人萬歷庚戌進士除工部主事累官至工部尚書以太常寺卿回籍坐黨案閒住

卓氏爾康　春秋辨義

三十卷

存

爾康自述曰辨義者一曰經義二曰傳義三曰書義四曰不書義五曰時義六曰地義

羅氏喻義　春秋野篇

十二卷

存

喻義自序曰春秋有義無例例繁而義隱矣焉用例然究未有能破除之者野篇所爲作也或問三傳曰後進之禮樂也其辭文子於春秋行古本而已矣崇禎丁丑

周氏希令　春秋談虎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希令字子儀江西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太常少卿

方氏孔炤春秋竊論

未見

陳氏禹謨左氏兵略

三十二卷

存

禹謨自序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世之談兵家類祖孫吳而軼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法寄於事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不循其本者也孫吳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述焉左氏主說經故談兵即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爲富艷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忽之如隗禧知爲相斫書矣猶云不足精意則章縫之束於見也況介冑士又安所得肄及之哉予故特爲表章命曰左氏兵略成一家言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吳並存焉　又進呈疏曰臣聞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自古帝王未有能去兵者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天下見爲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過慮因濫竽樞寮之末每究心韜略之編竊謂今談兵者輒祖孫吳乃春秋左傳一書尤兵家祖也邱明依經立傳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六弢所未洩者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

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爲武之詞語正則召陵城濮諸師伏其義語奇則衷師夾擊潛涉宵加妙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旆僞羅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鷙鸇魚麗左右勾拒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免冑帶斷桀石昭其能技藝則用革用木用矛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著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奧古今用兵家未有不出其彀中者第其書不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未別其指歸介胄之夫於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遡流而忘源乎臣特於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乘廣之制不可考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式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倣乎兵家之勝算莫如用奇墮伏不可施乎以悅禮樂敦詩書者謀帥必無不識一丁者矣以赦孟明復桓子者使過必無掩於一眚者矣以殺顛頡戮揚干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以魯銘鐘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恤軍士之寒挾纊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飢庚癸從此無呼因壘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豫戒以守則何弗固大都兵家妙用潛于九天九地幻于疑鬼疑神疾于迅雷掣電不可遥度不可預設不可以成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大斷木爲基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況兵凶戰危何事也豈可師心自用而漫焉嘗試哉臣謹輯兵略一編凡三十二卷謹用繕寫裝潢成帙恭進御前仰祈皇上于清燕之餘備垂睿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馮氏夢龍春秋衡庫
三十卷又附錄二卷
存
劉芳喆曰夢龍字猶龍長洲人
汪氏應召春秋傳
十三卷
存
俞汝言曰應召徽州人撰春秋汪氏傳十三卷萬歷乙巳
自爲之序
楊氏時偉春秋賞析
二卷
存
劉芳喆曰時偉字去奢吳人
唐氏大章春秋十二公明辨
未見
黃虞稷曰仙遊人
吳氏從周左傳纂
四卷
未見
張氏承祚春秋歸正書
未見
廣平府志張承祚肥鄉人萬歷中歲貢生官同知以子懋
忠貴贈錦衣衛左都督
陳氏可言春秋經傳類事

三十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可言字以忠嘉定人好左氏傳謂編年紀事或一年之内數事錯陳或一事始終散見於數年與數十年之後學者驟讀之未易得其要領乃倣建安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作春秋經傳類事凡九十餘條三十六卷其釋義主杜氏而多所損益傳有與經戾者則參之公羊穀梁二傳歷二十年而後成竟窮困以歿

秦氏淪春秋類編

未見

戴氏文光春秋左傳標釋

三十卷

存

陳氏宗之春秋備考

八卷

存

宗之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天文五行地理禮樂人物皆具焉百世而後傳聞異詞三傳之牴牾十二國之棼錯而可以漶漫無考乎棘闈取士傳宗康侯爲胡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講疏詁題義取穿鑿則爲安成麻黃之春秋并非胡氏之春秋矣則夫萃其異同釐其沿革於以具訓蒙士所當務矣是編也友人張君燮實殫蒐集而屬予總其成焉

陸氏曾華春秋所見所聞所傳聞

三卷

未見

華氏時亨春秋叙說

未見

梅氏之熉春秋因是

三十卷

存

趙吉士曰梅之熉字惠連麻城人

夏氏元彬麟傳統宗

十三卷

存

文震孟序曰夫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氏乃爲之傳傳其事不晰其義若曰其義則子言之矣漢初有公羊穀梁之學各有耑師互立意義天子主爲是非同異大議殿中揚雄所謂嘵嘵之學各習其師者也吾友夏仲弢覃思經學爰集諸傳下及戰國短長諸篇彙爲一書源派分而指歸合凡昔所稱輸攻墨守者一切歸於混同而均以羽翼素王蓋十年而後成其功博其志苦矣

俞汝言曰夏元彬初名滮字仲弢德清人

孫氏范春秋左傳分國紀事

二十卷

存

范自序曰說春秋者曰義曰事義斷於聖心末學難曉事則存乎左氏可循覽而得也顧其爲書年經國緯緒端紛

出覽者未能一目便了是用倣之史家變編年爲紀事以事系國以國系君有一事而連綴三五國上下數十年者則原其事之所始與其所歸還系所應屬之國庶覽一事之本末而即因事以知其國勢之強弱人才之盛衰二百四十餘年之故網羅胸中出爲濟世匡時之用是今日所爲輯傳意也

章氏大吉左記

十二卷

存

大吉自序曰左氏編年太史公紀傳此千古史之準子嫢元凱而亦有左氏癖自少至老不倦第列國雜叙經傳互見觀覽不便僭截左氏文就史紀體合而名之曰左記事以國麗文以事聯雖割裂之罪無所逃而實不敢等簡字燦然成文便覽觀焉雖然列世系則一姓梗槩備矣要始終則當局吉凶辨矣前兆或同後驗古算或勝今籌災祥可按狐鼠足懲余三復之不容絨口漫憑臆見論列於簡末幸同志者鑒之

俞汝言曰章大吉字惠伯山陰人

徐氏允祿春秋愚謂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徐允祿字汝廉嘉靖諸生取春秋三傳及胡氏傳撮其大旨於前而折衷以己意四家都無當者更出獨見斷之如尹氏卒以爲鄭之尹氏即隱公與之同歸而立

鍾巫之主者也其他大抵類此

顧氏懋樊春秋義

三十卷

未見

張氏岐然春秋五傳平文

四十一卷

存

岐然自序曰記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予嘗與虞子仲皜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日經生家之說尤可訕笑殆不復可謂之春秋又不止於亂矣究其獘率起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又習讀者惟知有胡氏傳并更不知有經也矣又久之習讀者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并更不知有經也矣

昔范叔有言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知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不知其有王今習讀者惟知有胡氏不知其有春秋此所謂亂之極也而其獘率起於過尊胡氏胡氏之說經亦未嘗不按左氏參公羊據穀梁而敢獨爲之說左氏之說未當公穀或正之三傳之說未盡唐宋諸儒閒發之胡氏乃始起而和合衆家約略經旨大暢己意爲春秋然則今之單任胡氏者反以罪累胡氏我知必胡氏所深憎也輒與吾友舉遠氏合三傳而存其註取胡氏而平其文又附以左氏之外傳焉夫治春秋者立之案附之斷誠不厭詳且盡也則凡諸子百家之書有可采者舉未可棄矣使姑發其端持其平則試取四家五

傳之文而參和之其相符者幾何也相戾者幾何也然後考諸儒之說而折衷焉比經文之事屬其辭而條理焉將其不可得而亂者自出也予向期與虞子博采諸家存其合者而間附已意名曰春秋止亂虞子逝而未之成也今先以四家五傳之平文平學士家之心而後出予所與先友夙夜商榷之書以就正焉亦曰將以持春秋之平無從爲胡氏之罪人爾也

馮氏瑛春秋前議

一卷

存

俞汝言曰其書言天文主夏時

周氏廷求春秋二十編

三卷

存

廷求自序曰春秋一書聖人所以著尊親大義也立尊之名示尊之義筆之於魯史之上雖古無天王之稱而亦不嫌創也核親之實得親之情繫之於周歷之正者雖詳一春王之文而亦不厭贅也王則稱天尊之至也春則書王親之至也尊尊親親義之至也此則夫子所以作春秋之意也或曰夫子意在存王迹而作春秋則止存周室之文足矣胡爲乎備載列國之事邪曰尊其尊親其親者尊親之大義也合衆尊以成一尊合衆親以成一親者尊親之至願也今考全史所載則見正朔頒於其上列國承於其下典禮按於其故功業俟於其新治亂繫於其人盛衰存

於其事罪案嚴於其論災異謹於其徵一人雖拱手無爲而諸侯若奉行不替於此見聖人竊取之義矣至於今誦天王之稱有以知聖人之尊王者尊之惟恐不至讀春王之文有以知聖人之親周者親之惟恐或忘也歸聘錫葬之事雖當式微之日而列國無不以受王命爲榮會同誓信之舉雖當更霸之期而盟主無不以藉王臣爲重河陽一狩京師特朝依然巡守述職之盛事也天子賜命而共仰繼明之照元戎啟行而三勤伐鄭之師依然禮樂征伐之雄風也寤生不共而三國從王以伐負芻已服而京師受命以歸豈非司馬司寇之典猶是一人總其成乎緣陵之城諸侯盡入宿衛成周之城大夫敢效賢勞豈非維屏維翰之業猶是普天同其戴乎若然者世雖衰也道雖微也一王之分初不失其爲尊也萬國之衛初不失其爲親也直取十有一王之行事筆之於經而義已足昭揭於千古矣又何必鋪張其事粉飾其辭然後有以明天子之事哉故夫尊親者至教之所自始也尊其尊而親其親大義之所自明也使人盡知尊其尊而親其親則經義之所以揭日月而中天也廷求自天啓三年說春秋迄崇禎四年論定分編二十期不失夫子筆削之初意云爾

陳氏士芳春秋四傳通辭

十二卷

存

春秋四十

王氏道焜等春秋杜林合注

五十卷

存

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源濬之共輯此書

陳氏鏊曾春秋四傳辨疑

未見

林偉曰陳鏊曾字昌箕福州人天啓辛酉舉人官禮部司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務辨疑一書曹學佺序之

華氏允誠 春秋說

未見

嚴繩孫曰先生字汝立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都水司主事見鄒元標輩以講學去位遂拂衣歸久之補工部營膳司主事進兵部職方員外郎劾大學士溫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尋乞終養歸里

張光家曰先生說春秋義多主公羊傳

倪氏元璐 春秋鞠說

未見

黃氏道周 春秋表正

未見

春秋纘

一卷

存

鄧氏來鸞 春秋實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來鸞字繡青宜黃人天啓壬戌進士武昌知府其書吳興沈演序之

林氏尚昌 春秋易義

十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郎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張氏國經春秋比事

七卷

未見

黃虞稷曰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四川布政司參政

黎氏遂球春秋兵法

未見

遂球自序曰兵事著於黃帝不可得而考矣世之傳者不過與陰陽時日之書等予無取焉其可稽據者則無如春秋予少即受左氏於先高士然其時海內平治不過以爲詞令之式廿年來四方多事予以書生遨遊諸公閒羽檄飛至閒輒以意談兵時多奇中然不敢自信爲能也會以省母從吳歸粵舟中無事因取左氏諸兵事別爲端委手自寫記時以己意附於其末適友人有以書籍見質者如知昔人久已有是編予甚自笑其勞然頗覺其泛引無當則又不容自廢以精切而明著蓋無如予本也

張氏溥春秋三書

三十一卷

存闕

張采序曰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書一曰列國論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是則張子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是則張子分合一致以明經此三書者左右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之年尅期可竟不幸短折張子於經沒身已矣今就所屬稾列國論已完傳斷中缺文公復缺襄公以下其僖公閒缺十餘年書法解爲

目多端而僅成一則竊謂以此行世亦可羽翼經傳而賈人不知强予續之復不自量輒許其請但病中多廢不克即竟因先完僖公出正同志其他所缺亦小有條緒隨容續布嗟夫朋友一倫于今涼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海内未了後補豈止文章正不欲漫計工拙殊觀生死云爾

吳氏希哲春秋明微

未見

錢謙益序曰淳安睿卿吳公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暇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若唐人所謂兔園冊者則其所著春秋明微已給諫承諸家學博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解以及宿儒講論經生經義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歲彙爲是書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何休以春秋駁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駁何休所駁漢事十六條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時懲荊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拳拳以大義摩切人主今春秋取士斷以文定爲準士子射策決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矣給諫於是經童而習之進取不忘其初篋衍縱橫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者通經學古以董子胡氏爲的也給諫之意遠矣

劉芳喆曰希哲字睿卿淳安人崇禎辛未進士除惠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

孫氏承澤春秋程傳補

十二卷

存

吳氏主一春秋定衡

未見

金華府新志吳主一字協一義烏人崇禎癸酉舉人署會稽教諭著春秋定衡

堵氏胤錫春秋澤書

未見

陸元輔曰牧遊先生籍本無錫家於宜興中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陞長沙知府

夏氏允彝春秋四傳合論

佚

余氏光弟颺春秋存俟

十二卷

存

李世熊曰吾友余希之賡之之治春秋也始闢諸儒之陋繼闢四傳之迷究乃舉闢四傳闢諸儒者而并闢之考世知人據情得實務合筆削之初意而止

陸元輔曰余光字希之颺字賡之莆田人[illegible]中崇禎丁丑進士官上虞知縣

來氏集之春秋志在

十二卷

存

孫廷銓序曰說春秋如說詩皆以意逆志之書也詩之志在乎美刺衛宏毛鄭說人人殊春秋之志存乎褒譏左氏公穀說人人殊要無違乎美刺褒貶之正而止爾漢置春秋博學之士左氏獨後世爲公羊穀梁者從而非之然公穀去聖人差遠爲左氏者亦非之膏肓墨守廢疾蓋交譏也至宋儒削斷三傳胡氏遂盡廢其書創爲新例然立乎趙宋以指春秋其於隱桓加遠矣則未知聖人之志果在彼歟在此歟我友來子初獨成一書其意頗異乎四家蓋以諸儒之說可以理裁聖人之旨斷難例拘其或經有微文前後互見爲傳所未見者則表而出之其有經意顯白本無義例而傳好爲曲說以致失實滋疑者則辨而正之其有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轉所進而彼縛戮褻欽俳詆紛紜樊然淆亂則折衷而求其必合皆比縛戮褻欽俳成文綴以世史附以新意著爲百有八篇號曰春秋志在蓋言聖人之志之所在也來子之書蓋不失褒譏之正者矣

四傳權衡

一卷

存

集之自序曰予向者作春秋志在固已舉其大端茲又取四傳而權衡之權衡之者將以準其是非也不權衡春秋而權衡四傳者以今日之是非準千古以上之是非將有所不確以吾小儒之是非準大聖人之是非終有所不敢亦曰取四傳而銖之兩之以酌其平云爾

林氏尊賓春秋傳

十二卷

存

張溥序曰制義盛而絶學微五經之義終世不能明也其尤病者莫甚於春秋春秋之書左氏公穀三傳竝立文定晚出其學反貴非南宋之文高於前人也其用法也嚴其持說也峻意主於復讐以儆和議之非論歸於自强以發忘親之痛主構相檜怫然惡之而抗辭無避天理人欲反覆深切雖其閒少褒多貶文近深刻然遏邪防亂與其過而縱之無寧過而閑之也莆田林燕公通春秋紬繹諸家更出新義自成一書曰林氏傳窺其意將以陳君舉趙子常[illegible]上座[illegible]陵[illegible]何[illegible]生[illegible]出[illegible]嘗[illegible]海[illegible]多[illegible]士[illegible]得[illegible]燕公

傳見給諫爲梓以傳予方補葺春秋有三書之役以編年叙事以列國叙人以書法叙義例更喜得林書筆之簡端無異班荆道舊也

尊賓自叙曰春秋何以有傳也孔子之心不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爲孔子徒取其所不能口授者代爲傳之遂使天下萬世無不若自孔子口授之者而春秋傳矣傳自左氏有之公羊氏穀梁氏有之迄今惟胡氏獨尊獨信一氏興而諸氏廢雖然孔子尚未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則孔子之心又豈一氏所能代爲之傳也哉此林氏之所以繼而有傳也

鄭玥曰莆田林尊賓字燕公撰尊賓以崇禎壬午舉於鄉

林氏傳十二卷成於崇禎辛未凌侍御義渠張吉士溥夏吏部允彝皆爲之序

宋氏徵璧左氏兵法測要

二十二卷

存

方岳貢序曰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爲文武之途分故不盡人材之用而實非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成王廟聖祖諭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才盛分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豈不以養成於學校漸之以經術如羆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不觀於春秋之事乎晉文之擇帥也爰舉卻穀以其悅禮樂而敦詩書也故入則爲卿出則爲帥至於司馬軍尉之屬皆愼其選於是魏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閒故軍無秕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別流以處之分詮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爲二而古意衰矣尚木宋子著左氏測要一書援古證今不私其所見不避其所難其書斷然不可廢矣使國家異日收文武之用者其在斯歟

李雯序曰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晉强莫如秦楚固嘗仗師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他小國之師以衛之弱而可以勝於齊以小邾之微而可以勝於魯以魯之衰而可以勝於宋以越之敗而可以復於吳是皆當時士大夫習於兵嫺於法也至於今天下一統天子之威行於萬里天下勝兵無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二十餘年盜日益多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不可得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反不若於春秋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於兵不嫺於法也嗟乎是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吳起者而後可用兵哉尚未少爲左氏之學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交伐之術因衷集其事通其流畧至於輓近皆較量而籌畫之爲左氏法測要二十卷此眞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聖人宵衣事不可以爲非常之舉不意之變也古之人蓋嘗行之於樽俎之閒出之於衽席之上矣讀是書者其勉之哉」

陳子龍序曰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尚木因舊史論尋大畧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爲無方之應未嘗櫛比以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常形與常說也至唐杜君卿始依孫吳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祕畧以至曾公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冊之遺文爲權家之龜鑑可謂備矣然其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見未然以極於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觀尚木之書其立本也正其釋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古人所已成之事而代爲之勝算或古人所未及之思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懦弱者莫不欣然思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而善用孰有踰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而春秋之賢士大夫皆能爲兵也且兵法之

變春秋始也夫十二國竝立五霸迭興鬬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不有所變故魯之邱甲齊之參國晉之六軍楚之二廣秦之三軍凡此皆非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之賢否而決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於命將則國之三卿與諸大夫而已是故大者以强小者以存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爲後世之用者舍左氏誰與歸哉今國家休德纍葉上繼周漢而内訌外決莫知所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夫不能專將而屬於麤悍之人也尚木慨然發憤以兵爲必可用故其爲書於得失詳著焉旨哉言乎讀其書而憬然有志於斯者予願爲執鞭矣

余孚遠序曰今天下蓋鄙時事之所急無甚於此者矣然其有何爲此不次焉後且有什伯難於此者顧時事之所急無甚於此者矣

左氏之言係兵事者博以古驗參以今指予受而點次之時亦以己意相出入也既成尚木請予序言焉予惟子瞻之論孫子也謂其書十三篇雜然言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今尚木之書其亦雜然言之者乎夫兵家之言其變無方制勝於兩陳之閒者隨其勢而導之耳若夫當今所急談者以兵力不足爲憂議欲期月宿糧聚十餘萬甲士一鼓而殄羣寇夫糧非可卒辦甲士非可卒聚此期月以前能使吾民忍死以待天兵之來乎且將之能者不必用衆用衆者未必能辦事然則用衆非良將法也賊寇所在縱横我兵尾而衛之恣取掠耳縱賊不擊其獘坐此如使嚴爲約束曰行省自守至折使寇得入境有誅將帥各率其

卒伍掠一物者有誅如此有縱賊之罰無緩寇之利以此治盜度可不日平也京營之卒內以備禦外以討伐我朝固嘗用之矣沿習至今汰之不可練之不能一旦有事何以待之且其爲制或合而分或分而合所以便簡閱也可不爲之變計乎曩時三衛爲我藩籬時以警告我我得爲備今不撫之爲我用而拒之爲我敵豈完策乎今試於宣雲之閒招攜其族類以爲我屏蔽效可睹也麗人之奉正朔無虔於此者今者受攻而我未有以爲援也蓋以少出師不足以爲重而多出師則非力所及也然亦當事者之失計矣漢武不憚封侯之賞以募使絕域者何也伐交之策也我縱未有以爲援且當募博望定遠之流與之一節以朝命慰勞其君臣而因監其軍使彼猶有所繫而不至折而他降昔者吳至弱國也巫臣通晉於吳而楚人始罷於奔命故通麗者所以制絕域也行前之三言以治內行後之二言以制外天下其庶可爲乎若夫奇正之方變合之用心知其然而不能道也尚木能言之亦惟尚木能用之爾

朱一是曰華亭宋尚木未第日成左氏兵法測要一書予同年友徐孚遠闇公實討論潤色之時大學士方公知松江府事首爲之序而同里何剛慤人周立勳勒卣李雯舒章陳子龍臥子及孚遠皆序之

經義考卷二百七終

劉氏城春秋左傳地名錄

二卷

存

城自序曰五經志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若春秋之專且多矣少讀左氏傳苦繁多欲小撮之便記識也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嚴彭祖晉裴秀杜預宋楊湜張洽鄭樵元杜瑛明楊慎各有春秋地名圖譜書私擬得其本綜同異覈事情畫方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而藏書弗廣載籍亦湮每以爲憾茲者消夏九華參觀三傳輒有疏議與諸家相出入因以其餘別錄地名二卷此在經義最爲麤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於諸圖譜爲何如也崇禎癸酉

左傳人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既爲春秋地名錄矣復錄人名焉蓋春秋中人自天王世辟而外氏或以地以官以祖父載筆者或名之字之謚之一人數稱前後貿易類聚而繫之一身然後無錯惑也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謚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今惟歸一圖盛傳則予錄之亦未可少矣抑有感焉諸人什三見經什七見左傳按左本以氏行漢儒以降遂定爲邱明或疑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其辭氣近於竊比恐邱明未爲受業弟子予至今思之亦無確據是即左氏一人已有疑義況左氏所傳之人哉又烏知人之果有無而名之果是否也錄成爲一歎云

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

三卷

存

炎武自序曰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註傅氏遜本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鄒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孫氏和鼎春秋名系彙譜

四卷

未見

和鼎自序曰讀春秋者以深求義理爲務名系非所急也然二百四十餘年之閒事關禮樂刑政者屈指可數而誅賞之變難以言窮要不越國爵名氏以爲之差而已特聖經有案無斷不得不藉諸傳以折衷乃經文先自異三傳又互異左氏更爭奇炫博變換文辭以成其異每當尋繹小害大何可勝道而能大爲之所乎先君少時嘗爲之譜爲友人借鈔失去後復增新創而輯之惜脫稾者十不逮三未便行世而國門所懸異名考姓氏表名號歸一圖等書雖根株略具而散漫無統仍費推求不類先君所輯能兼總條貫洞人心目和鼎乃遵原式踵而成之題曰春秋名系彙譜上溯三皇原其始以察則也下訖呂秦者究其終以觀變也生名終諱胙土命氏之典皆廢於秦後世雖或舉行而空文徒具實意已非難云復古故以秦爲終也仍繫之春秋者原其所自作也徵異求同不嫌煩聒豈曰僅成先君之志亦欲觀者捐疑殆而專尋繹其於聖經未必無涓滴之助云爾

劉芳喆曰和鼎嘉定縣人巡撫都御史元化之子今翰林

致彌之父也嘗撰石鼓文考據左氏傳定爲成王之鼓辨甚確春秋名系彙譜一書惜未之見

秦氏沅春秋綱

三卷

存

沅自序曰孟子以春秋之作始於詩亡觀其大矣夫子刪詩王風始於黍離考之於史黍離之作在平王二十四年而春秋之始隱公則平王四十九年也夫子何取乎隱公而始修之邪蓋善乎舊史之不書即位也夫子爲政必也正名隱公不正其名故不即位而國史不書隱以攝位自居故王職不共王葬不會嗣王不朝居然自以爲得計矣而哀卒成屋大不掉之禍不可復振夫子傷宗國之陵夷

上下於二百餘年之閒而知其所以致此者實隱公啟之也非名不正之明驗歟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善乎其不書即位也此正名之先得我心者也此修春秋所爲託始也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之作始於隱公殆謂是乎殆謂是乎於是參之以列國之聘問會盟征伐興衰治亂之效行其褒貶著之爲一國之書垂之爲萬世之訓而夫子治國平天下之道賢於堯舜而其大要歸於正名余揣摹其旨竊窺其道摘其綱而爲之日約其事而比次之以見一字之同一言之異一文之詳略而是非遂可以尋情事盡能劃見信非聖人莫能修之余豈敢謂遂能明聖人之微哉蓋以經解經或當無舛尋其旨趣與後之君子商

之耳

朱氏鶴齡左氏春秋集說

十二卷

未見

鶴齡自序曰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爲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盂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同姓名而楚滅夏南崔杼弑君者衆不名則書名說與褒貶奚分書人不書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同姓名而楚滅夏南崔杼弑君者衆不名則書名說與褒貶奚分書人不書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同姓名而楚滅夏南崔杼弑君者衆不名則書名說與褒貶奚分書人不書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冶削其屬也而弒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益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準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閒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略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於一槩就史法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內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急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强則絀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於奬桓文愛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隨世變而爲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說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爲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我罪是則要若無褒無貶則全錄舊史是非不明何以有知與義爲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奧旨相爲發明而近世儒者著論乃欲盡舉夫例而廢之其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予爲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注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槀凡數易疢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於聖人之志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說刊剟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用庶幾於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

讀左日抄

■卷

未見

鶴齡序曰春秋三傳並立公穀乃經師之學左氏獨詳於史事蓋古者史世其官左氏必世爲魯史如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楚之倚相能尊信聖經而爲之作傳廣求列國諸史乘管仲晏嬰子産叔向諸名卿佐之行事無不詳以及卜筮夢占小說雜家之言無不采大事策書小事簡牘閎稽逖覽綜貫秩然故其文章最爲典則華贍而後之儒者或病其誣或病其浮夸或病其立論多違理傷教則何也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去夢楹不三載其旨趣未及顯以示人左氏之遊聖門也晚又未必與游夏之徒上下其議論則其踳駮而不純者固宜有之且左氏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事之類皆本之舊典爲史家成法聖經則不可以史書故書事之類同而義異或事異而義同夫子蓋有將筆削焉自不修春秋既亡不知何者爲筆何者爲削各信胸臆穿鑿繁興至於紹興之進講而說之殺雜極矣雖然筆削所據惟事與文左氏即閒有舛訛而牖陳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則十得八九杜元凱推校經傳亦極精詳學者誠淹通此書研究事情因以推求書法一切刻深碎瑣之見勿橫據於胸中而以義理折衷之安在筆削之精意不可尋繹而得乎今左氏之書家傳户習特其筆法簡古文之艱澀者義之隱伏者往往費人推索元凱注既多未備而孔仲達疏復卷帙繁重學士家罕闚其書東山趙子常特申不書之旨輯爲補注多與經義相證發予珍祕有年復廣演而博通之疏淪幽滯辨正譌舛自孔疏而下弋獲於劉原

父呂東萊陳止齋王伯厚陸貞山邵國賢傅士凱者居多又取春秋人物引繩墨而論斷之使學者知古今人材之盛莫過於春秋兵法之精亦莫過於春秋應變出奇益人神智讀史者當有取焉至於左氏全文明曉易見者則槩不之及自愧謏陋此不過備遺忘資討論而已若欲從事聖經成一家之學必如黃楚望所云先以經證經次引他經證又次以經證傳又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更復出入羣書此非予力所能任也姑存其說以俟後世之述作君子

陸氏圻春秋論

九篇

繆沅曰陸圻字麗京又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illegible]尋入丹崖爲僧不知所終

魏氏禧左傳經世

三十卷

未見

禧自序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爲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

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烝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注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議論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其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注之餘閒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碏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陳氏許廷春秋左傳典略

十二卷

存

許廷自序曰先文遂著五經疑詩與春秋稍已散佚廷不及闚其全閒欲續成而未遑也今夏偶取內外傳讀之自晉唐以還崇奬左氏鮮復病其膏肓者繄征南之力耳征南於左氏分條同貫比義合要皆洞其趣故夾漈稱之長夏餘閒往復其解心乎愛之不自揆茹私更埋益焉於約而盡者疏其旨於辨而裁者類其徵於岐而不害者綴其異目之曰典略凡十有二卷竊愧不能揚搉左氏討先文遂之散佚晉語云咫聞則多或非徵言耳崇禎二年

俞汝言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

何氏其偉春秋胡諍

存

其偉自序曰呂氏大圭云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彼此矛盾前後牴牾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不知聖人之意聖人之經自明也夫諸儒之爲穿鑿無論已至於胡氏之說行而明興專用爲功令及觀制義發題則居然孔氏無經而經在胡氏焉世之尊胡氏者方過於孔氏是固胡氏之春秋矣乃以爲孔氏之春秋孔氏焉可誣已夫孔氏之於春秋也修焉而非作也修則舊史參半焉諸凡名稱爵號之異同與夫日月之詳略皆呂氏所謂謄史之舊而褒貶不與者也褒貶不與於名稱爵號與日月則是非善惡之繫乎其文較然已而必欲穿鑿於一人一字之閒而係二百四十二年

之諸侯大夫盡入孔氏之深文爲刻爲薄爲專其誣聖何如而況彼此之矛盾前後之牴牾者又比諸儒甚焉久矣世第習焉而不察是焉而不疑且翕然於功令之中而不敢也予故諍其尤悖者竊以附呂論云

十一氏挺春秋集論

未見

劉芳詰曰挺字周臣太倉州人

俞氏汝言春秋平義

十二卷

存

春秋四傳糾正

汝言自序曰六經之不明諸儒亂之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而六經有道家矣鄭康成以讖緯言禮而六經有數術家矣公穀胡氏以名稱褒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探聖人之精蘊而智識弁淺强求深遠習見郡國之府寺而以爲宮闕之巍峩不過如是不知輔相之道而以行師折獄之才智經邦國也淺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失其大體迨至有宋大儒程朱輩出而後正其紕謬易傳本義成而輔嗣卷舌儀禮經傳通解定而康成束手退矣若夫春秋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第弟子而偏駁者半焉康侯品高學博文章能暢所欲言方以爲程氏之正傳而疵纇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不敢端言其過其說時時見於弟子講論之餘而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會穿鑿刑名法術之言出於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不揣纂集諸家自爲一書先之以四傳糾正爲六端以該之一曰尊聖而忘其僭二曰執理而近於迂三曰尚辭而鄰於鑿四曰億測而涉於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瑕而傷鍥刻六者之弊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顧愚陋荒落何敢效鍼石於前賢聊以志願學之自略見其大指而已丙辰仲夏

繆泳曰俞汝言字右吉秀水人甲申後棄諸生研精經史之學尤熟於明代典故擬成一書僅先就宰輔列卿年表而已晚專治春秋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存

寅自序曰聖人所作之書慮無有藉乎人以明者春秋之成也游夏不能贊焉聖人爲經左氏爲傳各自爲書是故左氏之文有先經而起者有後經而終者有不本乎經而別自爲紀者則其讀未修之春秋而就者也嗣乎左氏而有公穀始因經以起義大都緣左氏之舊文而閒附以己意云爾漢室諸儒各有攸聞辭多散見程氏胡氏旨益精詳例從巧合然不讀三傳其義亦無自而起且胡氏者志存悟主謂宋之南與周之東固可取而譬也或强經以從己有之予疑聖人所作之書當有不必三傳而明者蓋聖人之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會盟征

伐非自爲主則霸國爲之主故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且獨不聞孟子之言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天子之事也亂臣賊子無天子於心聖人則以天子之法治之曰此正朔者猶之乎天子之正朔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曾天子之法具在而藐不知畏是果何代之諸侯何國之大夫乎抑何決裂倒置一至此也是故立一天子於上斯諸侯大夫之罪咸可得而定矣諸侯大夫之罪定斯天子之法伸矣是果必待三傳而明者乎直書焉而見比類焉而見散錯不齊焉而亦見子何敢作傳慮夫尊傳而失經者流俗之士或所不免故爲姑舍諸傳參引他經特據聖經以爲之注後之學者謂補先儒之未是焉可也

儒耳讀斯注者尚其諒予之心也夫崇禎壬午

金氏鏡春秋集義　十二卷　未見

錢氏禨春秋志禮　八卷　存

禨自序曰在昔言春秋者莫不以爲聖人刑書於是引經斷獄皆以春秋爲名遂據爲律法斷例刻深其文無寬和之氣使聖人褒諱隱惡謹嚴而存忠厚之思流於薄而不返嗚呼此豈仲尼不爲已甚者之所爲哉昭公二年韓宣

子如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雖仲尼之所未修而周公之法制未嘗不在於魯也故其先慶父之難齊之覘國者曰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之將亡本必先撥而後枝葉從之今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莊僖以來更十數公而無改韓起猶及見之故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傳故曰其善志惟上之人能使昭明左昭三十一年傳又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左成十四年傳所謂勸善者君子之事也婉而成章者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者也志而晦

之大宗也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故聖人從而修之所以興禮教而使人自遠刑法之端者也禮樂之數莫不具備於斯是以後之言禮者非春秋之義不足以定其去從嗚呼美哉洋洋乎經緯萬端宰制人極孰有踰於此哉予用是約春秋之大凡捃摭傳紀總其條貫以類分爲十志而以禮志爲首傅音附於魯事使稽古考治術者有以見王道之大端周公之遺法儒說之要歸足以致治興教立俗范事施諸後世而無惑豈徒博物云爾哉

按錢氏春秋志禮其綱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吉禮之目八曰郊曰望曰雩曰考曰烝曰嘗曰禘

曰大事凶禮之目五曰喪曰荒曰弔曰救災曰禬
軍禮之目四曰大閱曰治兵曰大蒐曰狩賓禮之
目十一曰朝周曰朝魯曰公如他國曰外諸侯相
朝曰內大夫如周聘曰列國聘周曰諸國來聘曰
內大夫聘列國曰諸侯相聘曰周來聘曰周聘諸
國嘉禮之目七曰飲食曰冠曰昏曰賓射曰燕饗
曰脤膰曰賀慶錫命有三曰周來錫命曰周命列
國曰周命諸大夫其一爲雜記

張氏睿卿春秋傳略

未見

馮氏如京春秋大成

劉芳喆曰如京字秋水代州人仕至廣東布政使

董氏漢策春秋傳彙

十二卷

存

趙吉士曰漢策字帷儒烏程人范制府承謨巡撫浙江以
人材薦將除科道矣爲言者所劾去

瞿氏世壽春秋管見

十三卷

存

世壽自序曰予幼失學寡昧無聞弱冠後棄舉子業思究
經義遭家多難又乏師承年四十二薄遊閩南喜得春秋

三傳善本厥後白閩而燕自燕而豫而魯搜羅請乞又得
漢唐宋諸儒經解數十種早夜尋繹謬因一得著爲春秋
管見四卷七年之閒稾凡三易籍謂宮牆數仞幸得其門
五十遊秦旅寓藍田官舍藍田爲嘉禾阮不巖先生舊治
先生歿後甲子十月先生卒於官遺編散失忽檢廢篋得書數冊係
先生批校春秋五傳丹黃塗乙手澤猶新次其卷帙止闕
昭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亟取而補綴之詳其意義迴
別塵詮始悟聖經本極廣大諸儒以狹小窺之本極通達
諸儒以固必泥之本極平常諸儒以穿鑿釋之故詮解愈
多經義愈晦因取舊本之合於經者疏通證明之局於例
者芟夷蕩崇之四闕春冬稾又二易雖爛火螢光稍堪流

後四日也

姜氏希轍春秋左傳統箋

二十五卷

存

馬氏驌春秋事緯

二十卷

存

按馬氏左傳事緯凡十二卷前有序傳一卷辨例
三卷圖說一卷覽左隨筆一卷春秋名氏譜一卷
左傳字音一卷驌字宛斯鄒平人嘗會萃三代之
書爲繹史人目之曰馬三代

湯氏秀琦春秋志

十五卷

存

宋犖序曰文中子有言曰述作紛紛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考之春秋爲尤甚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後儒各持所見以推測聖人之意事不得其緒理不衷於一何能義蘊瞭然乎故三傳作而春秋散昔人已致歎矣加以杜鄭何范之箋注其用心可不謂勤乎至胡康侯作傳大旨本於伊川而又兼綜衆論之長春秋籍是而有定亦未免時有牴牾李愿中云春秋難看學者未到聖人灑然處安能無失如近代治春秋不惟棄經而從傳又且作春秋者其群書將分事與理爲二體事賜綱以年表而爲表者八理則統以書法而爲法者四八表各主一事爲綱二百四十二年之首尾數簡足以瞭之其書法四種以精義爲經比事爲緯而條例遺旨且足爲交參考互之資其爲道也備矣以此陳事寧復亂而無緒乎以此制理寧復參而不一乎元趙仁甫作春秋通旨時未有知者姚文正公督師襄漢見而異之始大顯於世今予旬宣於此而得一弓菴在弓菴不僅以仁甫自處然其所著春秋志既爲予所知寧能無一言而讓姚公專美於前邪弓菴爲湯義仍先生從孫先生以文詞擅名當代弓菴能世其業而更以經術是好魏公之後繼以南軒樹立不同皆足以垂於不朽豈非獨行君子哉

毛氏奇齡春秋傳

三十六卷

存

李塨序曰六經有二亡其顯亡者曰樂經其未嘗亡而實亡者曰春秋夫抽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條之書而按之無事繹之無緒疏觀之漫無條理逐節而分析之則又無所於穿貫於是求其說而不得妄曰經爲綱傳爲目而經非綱也文有篇題非事有領要也又曰傳爲案經爲斷而經非斷也策有褒譏之實簡無剖判之名也乃博求之事而三傳同異參錯不決即轉而求之諸儒之釋文與釋義而意旨雜出率謬誤而不可爲法則直舉而棄置之

強起補救自出其胸說而反使聖人之[illegible]可以立學可以取士而世之取士者即用其所爲說標以爲題而聖人之旨渺無聞焉譬之入齊者但知有田文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第聞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而並不知有西秦之主而春秋更亡失前此之亡有窮拒君明明可驗而今此之亡則陰移其鼎大之如典午之浸易次之如陽翟之暗奸潛窺盜據一去而不可挽矣經解曰春秋之失亂亂者亡之端也又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夫屬辭比事治亂之法也先生知其然專爲治經夫治經非棄傳也經賴傳以見而可棄乎然而吾治經云耳因爲立一例曰以傳釋經不以經釋傳蓋惟恐如取士之以經從傳也乃取史官記事法以設門部經若干條條

若干事事若干門門若干部如一朝聘門而有朝部有聘部有來朝部有往朝部有來朝嗣君往朝嗣君部有嗣君來朝嗣君往朝部而於是連其書法之通覈謂之屬辭較其記事之參變謂之比事而予奪見焉推之二十二門之辭事皆如是矣是以侵伐有門盟會有門前後大小皆得聯絡於其閒條理穿貫一往明析於是始爲之治傳就三傳之中取其事之與經合者曰傳且別其傳之與史合者曰策書不特杜預何休賈逵范甯受其區別即公羊穀梁指斥如蒯隸必不使得與左氏策書互相溷亂而至於唐後諸儒則雖備觀其說而百無一合大率棄置不屑道而胡氏一書反三致意焉以爲是書者固亂經之階而亡經

大旨者而以四例該之昔者韓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在魯則禮者固春秋要領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則事與文與義又春秋之所自備也以春秋大夫如韓起以善讀春秋如孟氏子其爲說必有當於春秋而先生取以爲例未嘗拗曲揉直强求其合而以四例而比之三傳與諸家則三傳諸家不異焉以四例而比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與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文事不能外焉此非夫子之春秋乎於是又立一例曰以經釋經不以傳釋經任取經文一條而初觀其禮繼審其事繼核其文又繼定其義而經之予奪進退無出此者始以春秋爲經不傳事而傳事固如此以爲無緒無條理

并無穿貫而其緒與條理穿貫又如此如此而猶謂春秋之亡非藉是書以存之不得矣塨世受經學長而徧遊諸經師之門其於春秋亦既浸淫乎其閒而茫無畔岸讀先生之書而豁然而擴然而浩浩然夫塨豈不深觀乎漢後諸儒與宋元明迄今之爲春秋者而敢漫然贊一詞也乎

按毛氏說春秋分二十二門一曰改元二曰即位三曰生子四曰立君五曰朝聘六曰盟會七曰侵伐八曰遷滅九曰昏覿十曰享唁十一曰喪葬十二曰祭祀十三曰蒐狩十四曰興作十五曰甲兵十六曰田賦十七曰豐凶十八曰災祥十九曰出國二十曰入國二十一曰盜弑二十二曰刑戮而

三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禮義也三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四曰義例則貫乎禮與事與文之閒

屬辭比事紀

六卷

未見

春秋條貫篇

十一卷

存

王氏名未詳春秋左翼

未見

焦竑序曰左氏之用不盡於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左氏

彼其事判於數世之後而幾隱於數世之前或以一事某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內算失而外算猖或微釁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迴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十二君之行事通爲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於其無所主名者則强爲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之說以盡其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徒知合經以爲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爲春秋用也予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爲章句小儒割裂破碎皆始於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既已獨詣

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爲變司馬法之鉤聯蟠踞者而爲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子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蟨弧抑亦春秋之墨守也歟

張氏春秋說苑

未見

沈演序曰張子吾因也少受經吾家晚多自得會諸家言

胡氏春秋者著精汰秕編曰說苑蓋舉業定本也

湯氏春秋翼傳

未見

沈演曰博士家言春秋率本安福鄒氏今覩湯令君所著

翼傳大旨不殊鄒氏而說加詳學者於是復知有湯氏學矣

楊氏名未詳春秋質疑

佚

李光縉曰胡康侯當宋南渡時折衷春秋傳以進其意主於納牖不無附會先生讀春秋不滿胡氏說輒致疑焉彙而成書

經義考卷二百八終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昆田 校

春秋 四十二

左邱子 明 春秋外傳國語

漢志二十一篇

存

司馬遷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王充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錄國語之辭以實之

傅仌曰國語非邱明所作故有共說孔晁曰左邱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爲春秋傳

其高論善言別爲國語

劉熙曰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又曰外傳春秋以魯爲内以諸國爲外外國所傳之事也

劉炫曰國語非邱明作

劉知幾曰左邱明既爲春秋内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春秋外傳國語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竝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陸淳曰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

崇文總目左邱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昭

司馬光曰先儒多怪左邱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爲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爲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稾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邱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遒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邱明作此重複之書何爲邪

晁公武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一篇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蓋未必然范甯曰左氏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眞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李燾曰昔左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稾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邱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邱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邪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

陳振孫曰自班固志言左邱明所著或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爲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辨之

陳造曰左邱明傳記諸國事既備矣復爲國語二書之事大同小異者多或疑之蓋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史以釋經文婉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奇

眞德秀曰征犬戎監謗專利不藉千畝立戲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

王應麟曰劉炫謂國語非邱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邱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

書明甚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黃震曰國語事必稽典型言必主恭敬衰周之邪說一語無之是足詔萬世也

戴表元曰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爲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倣國語而爲之也

黃省曾曰昔左氏羅集國史實書以傳春秋其釋麗之餘溢爲外傳實多先王之明訓自張蒼賈生馬遷以來千數百年播誦於藝林不衰世儒雖以浮夸濶誕者爲病然而文辭高妙精理非後之操觚者可及

也誣夫古之聞人恥巧言令色者而肯誣邪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遺至爲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醇乎道斯持論之過也

王世貞曰昔孔子因魯史以作經而左氏翼經以立傳復作外傳以補所未備其所著記蓋列國辭命載書訓誡諫說之辭也商畧帝王包括宇宙該治亂蹟善敗按籍而索之班班詳覈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論古今天道人事備矣卽寥寥數語靡不悉張弛之義暢彼我之懷極組織之工鼓陶鑄之巧學者稍稍掇拾其芬豔猶足以文藻羣流黼黻當代信文章之巨麗也

陶望齡曰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周魯尚矣周語辭勝事晉

語事勝辭齊語單記桓公霸業大畧與管子同如其妙理
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翫之而味永還須以越語壓卷
鄭氏衆國語章句
佚
宋庠曰鄭仲師作國語章句亡其篇數
賈氏逵國語解詁
隋志二十卷
佚
宋庠曰賈景伯國語解詁二十一篇唐已亡
按太平御覽引賈氏解平公射鸜篇云徒林園中
沱也言唐叔有才藝封於晉餘見韋注者不少

佚
宋庠曰王肅國語章句梁有二十二卷唐志亦云
虞氏翻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唐氏固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按固注國語農祥晨正云農祥房星也晨正晨見
南方謂立春之日初學記引之餘見韋注者多
韋氏昭春秋外傳國語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隋志二十二卷　唐志二十卷

存

吳志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

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爲晉諱改之

昭自序曰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邱明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

更考挍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註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畧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畧舉爲已憭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閒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竝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袪過竊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

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察之

黃震曰國語文宏衍精潔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

孔氏晁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

佚

隋書晉五經博士

柳氏宗元非國語

唐志二卷

存

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劉恕曰國語左邱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理差殊而文詞富美爲書別行自周穆王盡晉智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爲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爲國語輕重也

蘇軾曰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

晁公武曰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黃震曰柳子厚作非國語匪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峭

王繼祀曰柳氏之文大抵得之國語者多而子厚反非之

蓋欲掩古以自彰也

戴仔曰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固不可也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尚闇民神之道雜糅弗章自顓帝分命重黎秩叙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黷書所謂絶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爲然也今深山大藪之中人跡鮮至之地往往産異見怪民人益繁而後聽聞邈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公說於三王金縢之冊至今存焉故記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

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爲非周公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官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耳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觀子厚與吳武陵呂溫書知不免乎後來之悔尤矣夫古之爲享祀朝聘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觀人也受玉而惰受脤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偷惰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民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訾古此朝菌蟪蛄之智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伯陽父仲山甫

王子晉單穆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衛彪傒觀射父九人語言皆不可訾訾之其爲不知大矣公孫僑如之貪邪卻至之汰侈矜伐不可奬奬之其爲同德明矣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讀國語之書蓋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辭閎深雅奥讀之味尤雋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訾其文辭亦未易貶也故予爲之說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談便俗者多疏快予迂誕之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蔣之翹曰元和三四年閒子厚在永州時作

宋氏庠國語補音

庠自序曰班固藝文志種別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邱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國語世本戰國策以成其書當漢出左傳祕而未行又不立於學官故此書亦勿顯惟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勿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木鐸天下古今眞謬之學一旦氷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出邱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云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內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內先儒孔晁亦以爲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之徒並洽其章句申之注釋爲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

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記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惟韋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叙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爲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名學惟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篇掇摭左氏意外微細以爲誣訾然未足掩其鴻美左篇今完然與經籍竝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若夫古今卷第亦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二十二卷或二十卷然據班志最先出賈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實舊書之定數也其後或互有損益蓋諸儒章句煩簡不同折簡併篇自名其學蓋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爲審矣又按先儒未有爲國語音義者蓋外内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邪然近世耳然其音簡陋不足名書但其閒時出異聞義均雖肋庠因暇輒記其所闕不覺盈篇今因舊本而廣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說外悉以陸德明經傳釋文爲主亦將稽舊學除臆說也惟陸音不載者則以說文字書集韻等附益之號曰國語補音其閒闕疑請俟鴻博非敢傳之達識姑以示兒曹云

陳振孫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爲國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爲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王應麟曰治平元年止之二月令國子監鏤板

宋史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徙雍邱天聖初舉進士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遷工部尚書再遷兵部尚書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改封鄭國公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譌謬嘗校國語撰補音三卷卒謚元獻

魯氏有開國語音義

一卷

佚

林氏槩辨國語

二卷

佚

出矯選將遍有當情士集貽抗拜裁禮郎第上以太聖丞志其墓

江氏端禮非非國語

佚

王應麟曰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沈氏虛中左氏國語要畧

十卷

佚

姓譜虛中廣德人舉進士歷官吏部尚書

張氏九成標注國語類編

佚

呂氏祖謙左氏國語類編

宋志二卷

未見

宋史祖謙門人所編

陳振孫曰與左傳類編畧同但不識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為二

戴氏仔非國語辨

一篇

存

劉氏章非非國語

佚

非國語

佚

何孟春曰元虞槃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也柳說亦非也於是作非非國語槃具見正史姓譜槃集之弟同遊吳澄之門詩書春秋皆有論著官湘鄉州判官

葉氏真是國語

七卷

佚

張氏邦奇釋國語

一卷

存

曾氏于乾非非國語

一卷

佚

穆氏文熙國槩

存

劉氏城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一城自序曰予既詮次內傳地名置之篋中蓋數歲矣後此讀春秋輒觀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偶一巡攬焉亦自謂麤有考索也旋以國語參定其閒同者什之七異者什之三又周晉采地多散見鄉士姓號中如召樊范單趙欒羊舌之類　予鈔內傳時皆棄而勿取今併裒采補其闕遺試以合諸前錄庶幾備春秋之版籍云爾雖甚寥寥焉猶賢乎雞肋也崇禎丁丑夏五月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錄地名外傳別出故人名亦如之世稱國語

亦左氏手以采撫博富繹經不盡乃別用義類成書而外之以別乎內傳云爾按春秋之義內中國禮義之人外亂賊之人斷斷然也我觀後世有一系之人而祖父內子孫外者矣有一姓之人而伯叔內仲季外者矣有一人之身而少壯內末路外者矣有不得已之人而魂魄內衣冠外者矣之數人者律以春秋之法當何等乎嗟乎在三代之世其傳外也外傳之人則皆內逮乎今日其氏族內也而人則皆外吾烏乎傳之悲哉

竹書師春

一卷

佚

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併律呂諳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由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象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共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由是知此書亦西

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繶鍊鼎稽之此書繶乃宋景公名與鼎名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由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

陳振孫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吕為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方以智曰黄長睿校讐師春五篇乃汲冢古文杜預言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其書繶乃宋景公名與宋公繶鍊鼎合當是西晉人集錄

經義考卷二百九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秘閣古寶器有宋公繇餗鼎稽之此書繇乃宋景公名與鼎名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由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證固不可廢云

陳振孫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illegible]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illegible]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治為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與宋公繇餗鼎合當是西晉人集錄

[illegible]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四十三

洪氏 名未詳 春秋始隱公說

一篇

存 載山堂考索

蘇氏 軾 隱公是攝論

一篇

存 載志林

周氏 孚 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 載蠡齋鉛刀編

羅氏泌 春秋周正論 一篇

存 載路史發揮

楊氏簡 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 載慈湖遺書

章氏如愚 春秋用周正辨 一篇

存

陽氏恪 春秋夏時考正 一編凡三十四

程端學曰巴川人號以齋 張以寧曰以齋陽氏恪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凡三十四條其說謂是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陽氏蜀舉首其父存齋之學得之朱子高弟涪陵冥氏淵牟氏楷春秋建正辨 一卷

存

商氏挺 季文春秋正朔辨 一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家鉉翁曰天台商季文正朔辨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以子丑寅爲春以建子月爲正月諸儒有取其說爲之序其首愚竊惑焉夫變易四時以從二代之正朔此孔鄭釋經既往之談前輩辨之審矣季文果何所見更謂夫子作春秋特出新意而爲此然則顏淵爲邦之問夫子夏時之訓皆虛語乎季文謂夫子將作編年史以一歲不可爲兩冬故特出聖意以子丑寅爲春以建子月爲正月吁有是哉古之史虞夏商周是也紀月紀日者有之而年之下不皆紀時也或有書時者緊一時而言如秋大熟未穫之類未詳其月故止書時惟春秋以行夏之時故特於年

子作春秋改公即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之末兼一歲不可兩冬故不得不改正朔是又不然春秋書元年者國君即位之次年因魯史之舊文也書公即位者春秋所以垂王法也禮國君始立稱子不稱君必先君既葬請命於王王命之爲君然後始君其國周之既東此義頓廢父死子立即以國君自居甚者以篡弒得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敢問而人倫幾於掃地故聖人明王法以正之於元年春王正月之下而特書即位以見其得國之正否故有上不稟命於天王內不承國於先君則不書即位以正之亦有弒君賊自立與爲弒賊所立則書即位以絕之春秋十二公書即位而無貶者五公耳春之與正固皆

夏時斯乃春秋垂世之法夫豈爲即位之書不可繫之前公而革冬爲春以循之乎季文又指左傳書事在冬而春秋書於正月者以證其革冬爲春之說不思經傳之相符者千百其不同者二三豈得以二三之不同而致疑於千百之同乎今以經後於傳者爲聖人革冬爲春之證其有經先於傳者又將何說以處之乎此乃傳疑傳信之有異或諸國來告之遲速故書有先後豈得據此小疑遂謂聖人革冬爲春冬之不可爲暑傳注考之未精先儒辨者已衆而季文更謂夫子特出新意以冬爲春其誣經也豈不甚哉其說本無深解專取杜歷以爲據依謂其閒有與春秋命歷序相符者歷之爲藝解者絕少合以爲漢哀平閒治甲寅元歷者託之非古也季文亦未嘗精通歷術學僻而論怪初不必爲之辨以一才學爲之序引若有取焉恐其浸傳易以惑人故復著之

陳氏普　春王正月說　一篇　存載石堂集

黃氏景昌　周正如傳考　二卷　佚

吳萊序曰予每觀左氏春秋王周正月夏殷也及尋公羊穀梁二傳又雜引諸經識緯孔子初無

明說後之儒者頗用黃帝以來七歷求春秋時歷卒不盡合杜征南長歷反謂經必有誤經未嘗有誤也是豈夏正周正之果異哉蓋曰王者受命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故徙居處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而改正朔其一也此固然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堯舜禹本一揆也何獨至於湯武而遽革之哉世之說者嘗謂當周之世春秋必用周正春秋尊王之書也隱公元年之正月是即平王四十九年之正月也然而前徵乎商則元祀為十二月而月不改後據乎秦則元年為冬十月而時不易春王正月似乎冬十有一月也而聖人易之以證其行夏之言程子所謂正月非春假天時以立義也自

改月不獨假天時也雖王月亦假矣當又自異於程子也至其所自為說且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周革命特示不相沿襲巡守承享兵農田獵猶自夏焉果是則聖人又何必以是為顏淵告哉或者又謂古之改正者必改月商周之正月非春也伊訓元祀太甲三祀下不紀時泰誓一月召誥二月上亦不係時將以時自天時月自王月故也然而秦漢之際每年之首必以冬書十月之上顏師古漢書注且以為孝武時改太初歷後乃追正前代正月為冬十月者抑難信矣至若孔安國之於書鄭康成之於詩禮且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

爲正則皆可以爲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爲春也亦可矣魏景初時楊偉造新歷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十二月爲孟春次年三月爲孟夏本鄭說也然則奉若天道敬授民時又不常有一月二月之參差哉今之說書者蔡氏父子亦謂如孔鄭之說則四時改易尤爲無藝三代之改正者必不改月商周之革命者特不過用其子丑之月以爲歲首耳周官正歲周正建子歲首也正月夏正建寅月數也春秋之正雖用周正而月數不改每年之首截前兩月以屬之上年之尾誠若是則隱公之元魯史必書之曰冬十有一月而聖人自削之也蔡氏父子以之言書則或可從以之言春秋則猶未可從也或者又采諸國之史以爲傳或用夏正或用周正互有不同昭公之三十三年十月晉人會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定公之元年正月又會于狄泉是重出也魯太史辨火出之候亦曰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又一證也雖然王者之大政必叶時月而正日是豈容以一代之閒而三正之並用者哉世之說者或曰易有之帝出乎震自伏羲神農之世蓋異建矣次而數之堯建子舜建丑夏建寅而甘誓且載其怠棄三正之文者本此也然自顓頊以來始以民事命官而歲月自當以人爲紀先王爲是推筴迎日治歷明時民之析因夷隩鳥獸之孳革毓鞠無一不得其居之宜與其氣之順者堯舜禹三聖輒因之而不敢變也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者秦漢之際鄒衍張蒼五德相生相勝之緒論歟或又曰天地人三統子丑寅三正古無有聖人所不道三代之改正特改人君即位之初年爲元而已雖然此謂改元非改正也而改元者又非春秋之重事也將是數說吾亦孰信而孰從之哉番陽董生始出夏時考正二卷云此巴川陽恪先生作也恪之先君從涪陵晏淵而淵又受業於朱子蓋嘗舉朱子之言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豳風之詩又皆以人爲紀是則改正者改歲首也未嘗改月數也上卷專論春秋下卷雜論他經及傳一切附著已說最爲明了考正之作實朱子意也然而朱子四書集注詩集傳自用周正周月臨江張洽朱門高弟春秋集注且謂周正建子蓋歸而質之黃君景昌君則曰左氏魯人也使其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左氏信矣若夫豳風之詩周公所作是固追述公劉居豳之事當夏正者也未可以說春秋乃作周正如傳考二卷以辨考正之不然今兩書具在子故併識異說者以復於董生爲何如

劉氏淵周正釋經

佚

黃氏澤春王正月辨

一卷

存

張氏以寧春王正月考

二卷

存

以寧自序曰道學至宋氏而上接孔孟之傳何傳爾其世異其理同也儒先依經而言理有功於經甚大也而獨於春秋之書春王正月未能無疑之也何疑爾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也是以有冬不可爲春之疑也曰夫子嘗以行夏之時告顏子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也曰自漢武帝之用夏時首寅月遠於今莫之能改也是以傳書者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而又有春秋用夏之時夏之月之疑也疑愈甚則說愈多而莫之能一也以寧蚤學是經以一叨一第亦嘗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也閒讀魯論夫子之言

儒舉無異說也而劉向周春夏冬之說陳寵天以爲正周以爲春之說最其明著者也而猶未敢自信也比觀子朱子語錄晚年之三說亦同也其門人張氏集傳之說又同也於是渙然氷釋而無疑也竊嘗欲筆於書而奪於世故未遑也茲因忝使安南假館候命之暇始克會萃而成編也本之於孔孟朱子徵之於經史而下而漢儒之說爲多以其去古未遠有據而足徵朱子之著書多因其說也若易詩書之用夏建寅之月以爲說則朱子於孟子之集註既主改月之說而於此未及更定之也今亦竊取朱子之義求朱子未盡之意以成朱子未竟之說次於春秋經傳之後以尊經也仍辨羣疑悉具於右非以寧之敢爲私言

也尚其與我同志之君子恕其狂僭之罪而是正之也

張隆跋曰先祖諱以寧字志道居於閩古田翠屏山之下因以翠屏爲號焉自少力學不倦往寧德受學於韓古遺先生之門年二十七以春秋經登泰定丁卯李黼榜進士第復往淮南讀書十餘年後歷官太學及翰苑數十年閒所作詩文號翠屏集洪武二年己酉夏使安南著述是書明年庚戌春書成踰月疾革作自輓詩而逝時年七十矣噫先祖晚年勞心積慮而成此書采摭羣經搜羅衆說欲以明聖經而定周之正朔也隆愚昧不知痛念手澤尚存深恐泯而無傳一依舊本鏤寫刊而藏之家塾以俟諸君子講究焉宣德元年

未見

周氏洪謨周正辨

一篇

存

王氏鏊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冷氏逢震周正考

一卷

未見

張萱曰冷氏周正考雜引古今經史子傳以證胡文定春

秋春王正月以夏時冠周月之誤謂時與月皆未改爲是

其說頗精

黃虞稷曰逢震四川資縣人

王氏守仁春王正月論

一篇

存

霍氏韜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董氏穀夏時周月論

一篇

汪氏衢春秋周正考

一卷

未見

徽州府志衢字世亨祁門人

李氏濂夏周正辨疑會通

四卷

未見

翁氏金堂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俞汝言曰錢塘人隆慶戊辰進士除知銅陵縣事遷廉州

府同知

章氏潢春秋正月辨

一篇

存

楊氏元祥春秋正月辨

一篇

存

劉芳喆曰元祥字奎垣錦衣衛籍襄毅公博之孫也中萬歷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簡討

徐氏應聘春王正月辨

一篇

討謫歸安縣丞遷南京行人司副卒今刑部尚書乾學左春坊左中允秉義大學士元文皆其曾孫也春王正月辨

一篇載翰林館課

史氏孟麟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劉芳喆曰孟麟字玉池宜興人萬歷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歷戶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

亡名氏春王正月辨

二篇

存載八科館課

俞氏汝言春王正月辨

一卷

存

湯氏斌春王正月辨

一篇

存

吳氏任臣春秋正朔辨

一卷

存

徐盛全曰任臣字志伊仁和人以廕授翰林檢討

羅氏泌即位書元非春秋始立法論

楊氏時春秋不書即位說

一篇

存

黃氏澤魯隱公不書即位義

一卷

佚

張氏方平君子大居正論

一篇

存載樂全先生集

俞氏成矢魚于棠說

一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存

按俞成字元德東陽人宋慶歷中著螢雪叢談其詮矢字謂三十六家春秋皆以矢爲觀非也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直作射解

陳氏普考仲子之宮義

一篇

存

蘇氏軾公子暈弑隱公論

一篇

存

鄭伯以璧假許田論

亡名氏魯鄭易田說

一篇

存載山堂考索

楊氏簡公至自唐論

一篇

存

張氏方平蔡仲行權論

一篇

存

司空氏圖疑經

一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存

按疑經者以家父求車毛伯求金若諸侯之金天子不得謂之求宜於家父來毛伯來句絕其云求者使乎私自求故書以懲之

羅氏泌恒星不見論

一篇

存

張氏方平季友歸獄論

一篇

存

章氏如愚季子來歸說

周氏名未詳吉禘莊公說

一篇

存載山堂考索

蘇氏軾管仲相齊論

一篇

存

歐陽氏修五石六鷁論

一篇

存

按是篇六一居士集不載見皇宋文選

陳氏普重耳天賜論

一篇
存
孔氏武仲介之推不受祿論
二篇
存
許氏衡子玉請復曹衛論
一篇
存
柳氏宗元晉文公守原論
一篇
存

存
林氏名未詳不郊猶三望說
一篇
存
亡名氏不郊猶三望說
一篇
存見山堂考索
蘇氏軾閏月不告朔論
一篇
存
黃氏澤作邱甲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一卷
存
劉兵 敞 子囊城郢論
一篇
存
楊氏 簡 季札觀樂說
一篇
存
韓子 愈 子産不毀鄉校頌
一篇
存

存
楊氏簡 許世子弒君詔
一篇
存
劉氏敞 叔孫昭子謚叔輒論
一篇
存
席氏書夾谷論
一篇
存
春秋救日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一篇

存

林氏詳名未齊人歸魯侵田說

一篇

存

亡名氏齊人歸魯侵田說

一篇

存

以上二篇俱見羣書考索

蘇氏軾墮三都論

一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目錄類
一 五六 三〇 函
二 六 架
二 七 號
四八 冊

三十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東京府書籍館

LIBRARY OF TOKIOFU

古論語

漢志二十一篇

存

漢書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桓譚曰古論語二十一卷文異者四百餘字

秀水 朱彝尊 纂

男 昆田 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王充曰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

如淳曰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

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

楊泉曰論語聖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鄉黨篇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劉勰曰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

隋書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頗省與魯論不異惟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

陸德明曰古論語出自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又曰論綸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答述曰語撰次孔子答弟子及時人之語也

薛放曰漢時論語首立學官

柳宗元曰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

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歐陽修曰出於孔子壁中者曰古論有兩子張

宋永亨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序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亦曰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子意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程子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

楊簡曰今世所行論語乃魯語非孔壁中古文古論分堯

朱子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短不類處

又曰論語要冷看　又曰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

何異孫曰論語者孔門師弟子討論文義之言語也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之問者有弟子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與言者有臣對君之問者有師弟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

又曰論語一書竊意曾子弟子爲之故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稱或以名稱獨曾子稱曾子有子稱有子此皆其門人稱之柳宗元辨正以爲必子春子思爲之若公冶長一篇多論人物恐是子貢門人所記先進一篇稱閔子侍側恐是閔子門人所記第十八篇多記隱逸之事恐是記者類聚成篇第

十九篇言多子貢子夏然亦必曾子門人記之有曾子曰故也

楊宗吾曰六經譬則山海論語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乎譚貞默曰孔子一生仕止久速造次顛沛纂修刪述盛德大業靡一不具論語及門弟子德性氣質學問造詣淺深高下進止得喪靡一不具論語論語多記言少記事知孔子之言者即知孔子之事知及門弟子之言者即知及門弟子之事矣

齊論語

漢志二十二篇

佚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

歐陽修曰齊論增問王知道二篇今文無之

晁公武曰問王知道詳其名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

按漢志論語十二家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如淳曰問王知道皆篇名說者謂是內聖外王之業此傳會也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義今逸論語見於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王初無大異因譌玉爲

齊論語說

漢志二十九篇

佚

班固曰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克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

邢昺曰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爲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王吉字子陽琅邪皋虞人爲昌邑中尉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

洪适曰季氏篇或以爲齊論

魯論語

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即問王亶其然乎

傳

漢志十九篇

佚

班固曰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玄成魯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

陸德明曰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篇次是也

歐陽修曰論語漢興傳者三家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之齊論出於孔壁則曰古論三家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尋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鄭耕老曰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

宋鑑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僑奏論語一書先聖格言乞以魯經爲名升爲早講從之

按魯論語堯曰篇無不知命一章齊論則有之蓋後儒參入其字義異讀者傳不習乎讀傳爲專崔子弒齊君作高子未嘗無誨讀爲悔五十以學易讀易爲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讀正爲誠君子坦蕩蕩讀爲湯湯晏衣裳者讀爲絻瓜祭讀瓜爲必賜生讀生爲牲車中不內顧無不字仍舊貫讀仍爲仍折獄讀折爲制小慧讀慧爲惠古之矜也廉讀廉爲貶天何言哉讀天爲夫又讀躁爲傲窒爲室

佚

冊府元龜孔鮒爲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一卷

孔氏安國古論語訓

家語二十一篇

佚

何晏曰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

邢昺曰古論語出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傳後漢馬融亦注之

按宋雪坡姚氏云六經之傳行於世者詩禮箋注自鄭康成始於東漢易春秋注自王弼杜預始於魏晉出西漢者獨孔安國書傳耳然安國書傳本

出僞託惟論語集解中所引孔氏訓則解經首功矣雪坡諱勉字誠一瑞州人

夏侯氏勝魯論語說

漢志二十一篇

佚

張氏禹魯安昌侯說

漢志二十一篇

佚

漢書禹字子文河內軹人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皆明習諸儒曰欲爲論念張文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又曰張氏名最後而行於世

何晏曰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隋書張禹本受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

陸德明曰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授成帝

邢昺曰張禹擇齊魯之善而爲論晁公武曰漢時論語凡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

其名當是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盡喪惜哉

馬端臨曰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爲張禹所刪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惟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王氏駿 魯論語說

漢志二十篇

漢石渠議奏

漢志十八篇

佚

無名氏燕傳說

漢志三卷

佚

沛王劉輔論語傳

佚

後漢書沛王輔善說孝經論語傳

包氏咸論語章句

佚

後漢書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永平五年遷大鴻臚

陸德明曰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

何氏休論語注訓

佚

鄭氏衆論語傳

佚

冊府元龜鄭衆爲大司農傳論語

馬氏融論語解

佚

隋志十卷

佚

古文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論語釋義

唐志十卷

佚

隋書鄭氏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梁陳之時惟鄭氏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陸德明曰鄭氏按魯論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邢昺曰康成作注之時就魯論篇章復考校之以齊論古爲之注

論擇其善者而爲之

林光朝曰何晏序謂鄭氏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

康成溺於章句其竄定未必審也

按鄭氏注與今文不同者衆星共之共作拱先生

饌作餕云食餘曰餕舉直錯諸枉錯作措云投也

下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無也字必也射乎必也

句截哀公問社作主云主田主謂社無適也無莫

也適作敵莫音慕云無所貪慕也吾黨之小子句

截則吾必在汶上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作宴

食也有是哉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直躬作弓云

直人名弓子貢方人方作謗云何爲是栖栖者與

無爲字在陳絕糧作糇音長下糧也而謀動干戈

於邦內作封內歸孔子豚歸作饋惡徵以爲直者

徵作絞齊人歸女樂歸亦作饋朱張作朱張陸曾

反厲已讀爲賴云恃賴也又以申棖爲孔子弟子

申續子棼伯子爲秦大夫陳司敗爲人名齊大夫

老彭爲老聃彭祖太宰是吳太宰嚭卞莊子爲秦

大夫與諸家異義

麻氏達論語注

佚

按漢有麻達注論語見廣韻注

周氏失名論語章句

佚

陸德明曰不詳何人

邢昺曰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爲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

焉

譙氏周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陸德明曰周字允南巴西人晉散騎常侍不拜封陽城亭侯

譙氏注云悅深而樂淺

陳氏群論語解

佚

魏志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太祖辟爲司空西曹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明帝時爲司空

王氏肅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論語釋駁

七錄三卷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周生氏烈論語注

佚

葛洪曰周生烈學精而不仕

阮孝緒曰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

陸德明曰燉煌人

按隋志有周生子要論一卷錄一卷魏侍中周生烈撰新舊唐志儒家均有周生烈注云君之朝馬摠意林文於冉子退朝引周生烈注云君之朝馬摠意林引周生烈子四條其自序略云六藝鄙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哲之閒故著此書以堯舜作絲植仲尼作師誡云

存

晉書鄭沖與孫邕何晏曹羲荀顗等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羲有不安輒改易之名集解

晏等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章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

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
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
之齊古爲之注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
爲義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爲訓說至於今多矣
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
頗有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
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曹羲侍中臣荀
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陸德明曰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
玄陳群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
人曹羲沛國譙人魏宗室荀顗字景倩荀彧之子何晏字
平叔南陽宛人何進之孫

棨適曰何晏論語集解序論簡而文古數百年講論之大
意賴以得存經晏說者皆異於諸家蓋後世精理之學以
晏及王弼爲祖始破經生專門之陋

譚貞默曰何晏序稱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
不傳今集解中仍多孔注則知所以不傳者無全帙也集
解稱孔者孔安國包者包咸馬者馬融鄭者鄭康成陳者
陳群王者王肅周者或周氏或周生烈其不繫姓者是晏

王氏鄒論語釋疑

等補注也

隋志三卷

佚

按陸氏釋文於廄焚引弼注云公廄也又逸民注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張氏昭論語注

佚

程氏秉論語弼

佚

虞氏翻論語注

七錄十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一終

論語二

衛氏瓘論語集注　弟子嘉興沈　翼覆校

隋志六卷

佚

陸德明曰晉八卷少二卷

按釋文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引衛氏集注焉於虔反爲下句首

崔氏豹論語集義唐志作大義

隋志八卷七錄釋文十卷

隋志三卷

佚

按陸氏釋文於廄焚引弼注云公廄也又逸民注

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張氏論語注

佚

程氏論語弼

佚

虞氏論語注

經義考卷二百十一錄

弟子嘉興沈　冀愛校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論語二

衛氏瓘論語集注

隋志六卷

佚

陸德明曰晉八卷少二卷

按釋文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引衛氏集注焉於虔反爲下句首

崔氏豹論語集義唐志作大義

隋志八卷七錄釋文十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陸德明曰豹字正熊燕國人晉光祿大夫左兵中郎

繆氏播論語音序

隋志三卷

佚

隋志晉衛尉繆播撰

按釋文夫子矢之引繆氏音序云誓也予所否者否方有反

郭氏象論語體略

隋志二卷

佚

七錄一卷

佚

欒氏肇論語釋疑

隋志十卷

佚

隋志晉尚書郎欒肇撰

論語駁序

七錄二卷

佚

徐氏邈論語音

唐志二卷釋文一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虞氏喜論語讚鄭氏注

隋志九卷

佚

新書對張論

七錄十卷

佚

冊府元龜虞喜累徵博士不就說毛詩略注孝經撰周官駁難又注論語讚元卷新書對張論語十卷

曹氏毗論語釋

七錄一卷

七錄一卷

佚

庾氏翼論語釋

七錄一卷

佚

李氏充論語集注

隋志十卷

佚

隋書晉著作郎

論語釋

七錄一卷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卷』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佚

按釋文子所否者引李氏釋云否備鄙反

范氏甯論語注

佚

按陸氏釋文於無適也無莫也引范氏注云適莫猶厚薄也又子謂公冶長范氏謂公冶長名芝字子長

孫氏綽論語集解

隋志十卷

佚

陸德明曰綽字興公太原人東晉廷尉卿長樂亭侯

七錄十卷

佚

袁宏銘曰處士名陋字少孤武昌陽新人吳司空孟宗後也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絕人閒之事親族慕其孝大將軍命會稽王辟之稱疾不至相府歷年虛位而澹然無悶卒不降志

陸德明曰一云孟陋字少孤江夏人東晉撫軍參軍不就冊府元龜孟整博學通三禮注論語行於世

梁氏覲論語注釋

七錄十卷

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經義考卷1-285, 287-298目2巻』　請求記号 898-209　ガラス使用

陸德明曰天水人東晉國子博士

袁氏喬論語注釋

七錄十卷

佚

晉書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拜尚書郎桓溫引爲司馬勸溫伐蜀以江夏相爲軍鋒李勢既降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卒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

尹氏毅論語注釋

七錄十卷

佚

王氏濛論語義

江氏熙論語集解

隋志十卷釋文十二卷

佚

冊府元龜熙字太和爲兗州別駕

兖公武曰皇侃論語疏序稱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說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

王應麟曰皇侃疏列論語十三家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系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此十三人江熙所集

張氏憑論語注

七錄十卷